

雪嶠大師拈古頌古序

魚六

郭 凝 之 謹 撰

雪嶠禪師澗之四明人也行遊武康禮高峰
祖塔遂結茆雙髻峰頂坐斷孤雲三十年喝
風捧月拈指吹毛已乃飛錫徑塢豎法幢於

魚六

千指庵頭傾波倒嶽一似龍湫欲沸而喝石
俱走師乃復返髻峰閉關掃軌而雙徑岑寂
又禮請拈燈一枝朝陽樓閣千峰行將揭迷
霧而開佛日矣不慧扣禮法席叅印有年第
見師洗月供餐裁雲補衲而孤情傲雪竒骨
撐霆悠遠長懷閎濇無聲若乃春霆發響而
驚蟄飛競幽泉高鏡神騰颺拂爾時拈提正
令撒智海於黑洋千七百則陳爛葛藤不用
作止啼之葉抑或舌吐蓮藏轉冰月之輪筆
燦空華繪天日之巧於時琴筑併奏笙竽俱

唱以風胎雨穀之舌騁石火電影之機今讀

其拈頌古真如巨鰲負大鵬續翻振盪汪
流雷忭重淵者已維今狂慧蠹禪宗印靡統
千類萬聲自相喧聒然而聚沫作山吹網欲
滿傲自足於一漚孰與量溟渤之宏深哉大
師幼不識丁自心花開明走龍蛇於筆下又
不爲呵罵佛祖行逕而詠懷淨土游戲樂邦
運悲智爲慈航導法流歸心印直令蓮生火
宅而宗鏡重朗者矣大師性安林薄而津梁
不疲禪威無焰有不衫不履之槩至當機作
獅子吼則狐兔潛踪倘遇皮相士面冥山而
問郢雖轟雷破柱詎能爲耳食者啓聰余不
慧自叩籌室于師有水乳之契緣借剗劂寸
刃爲師斬藤絕蔓逗漏春枝而復有蕪辭叨
絮偕撒穢毘盧頂上師不予真乃相與波顏

微笑時天啓七年丁卯歲夏六月廿有一日
序

自序

古人鼻孔大小常流未敢措辭摸索惟過量
人方許發言吐氣批判古今不然入地獄如
箭射予念無智庸人有何作用抱愚守癡久
臥空山拈華落草打水驚魚一笑一歌日逐
如此偶日不知何處降下一尊阿師撞入茅
茨捏住幾則公案索頌予笑曰汝何癡也縱
饒頌得祖師公案徹頭徹尾與汝分中有何
交涉若要理會西來大意畢竟向已躬下透
出方可與古人相見汝等土心木膽說不肯
信不頌汝必謂我佛法有所悞咄薦取第一
座

雪嶠禪師語錄卷第六

參學門人弘珠等編

拈頌

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拈世尊奇特忒煞奇特未免傍觀者哂

魚六

三

頌七步周行也不妨指天指地便即當大

風吹倒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

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拈這個語話向青盲人說始得若遇明眼人亂鎚一頓莫言不道

頌一園春色播江湖香入丹青絕妙圖非

但瞿曇能賣弄張三李四赤鬚鬚等閑註

破黃金面大好男兒不丈夫總使不移蛙

足跡那知早已落程途鵲嘻嘻兮鳥啼啼

這個風流在院西扶出樓臺公子貴活埋

踪跡牯牛蹄花明閨閣春多怨月落無勞

報曉鷄萼爛石頭香醉眼何須土上更加

泥

世尊拈花

拈世尊說法四十九年不知賺殺多少人

到這裏猶是放不下咄莫作是說樹高千

丈葉落歸根三乘十二分教乃拈華之註

脚世尊還記得麼

頌末後拈來花一枝露濃香冷報君知人

天百萬同長短何故偏消迦葉疑可惜許

春風遙送殘更雨

文殊白椎

拈雙髻當時若在奪却文殊椎子喝一喝

看那黃面老人作何去就

頌張郎沈醉一盃酒扶醉李郎醉更深不
顧腳根三尺水只貪縱步上高岑

阿難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
傳個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
却門前刹竿著

拈阿難善問迦葉善答迦葉答處阿難未
必會阿難問處迦葉赴機雖然如是要且
刹竿至今扶不起嗟別傳之旨迦葉其人
歟血脈久長從這裏流出

頌隣舍無油不點燈清談待月眼惺惺刹
竿倒却渾多事爲指阿難過草亭迦葉老
仔細聽魚行水濁荻蘆青曹溪路上秋風
急驚起雁行飛不停

峽嶠摩羅因持鉢至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
產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

魚六

何法可免產難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
問世尊來相報及返白佛佛曰我自賢聖法
來未嘗殺生峽嶠疾持佛語往告之其婦當
時分娩

拈峽嶠傳言送語好與三十拄杖其婦當

時分娩且許一半何故貪觀天上月失却
手中橈

頌墻角花容欲綻眉曉霜清冷蘊香池橫

開不在春枝上別有家風一段奇

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

魚六

五

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
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
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
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
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

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拈文殊殺佛則且從若無黃面老人打許多葛藤五百比丘疑至今日尚未住手須莫笑他家忤逆兒戲房鑼鼓振天嘶住住住透牛皮雨爛春風花滿池內心不起如何也瓦解冰消萬劫疑

乾闥婆王獻樂

拈乾闥婆王被世尊東扯西拽說得却好王雖懍懼而退且信一半

頌風不來樹不動田鷄不跳草不動乾闥婆王眼失明埋冤迦葉偷糟甕
女子出定

拈也奇怪文殊乃七佛之師因甚出女人定不得且道利害在甚麼所在

頌子丑寅卯辰巳午甲乙丙丁莫莽鹵鷲然撞著李將軍石頭何用千鈞弩

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摩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土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為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

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

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
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
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
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

拈余觀此一段甚為奇特而今目前衆生
稱悟道頗多不識曾見佛性體相如滿月
輪否若不自己親見一番自稱見性悟道
者俱為戲論

頌吾心清淨同滿月一切影現於其中若
有若無不可取非現非比非聲色不屬陰
陽造化功而能造化諸品物祖佛豈能測
其際衆生朝夕輪回光輪迴光中如夢事
一一成現三摩地若離一切衆生界畢竟
心相不可得心相猶於業力邊亦有亦無
而顯現若人欲知自心體滌身垢穢同秋

無六

七

水水清自然現其月洞達孤照不思議孤
照之功非在水水空滄溟豈無月因水清
淨而應之要知五蘊根本處一鎚錘碎娘
生鼻四大原無似空幻覺之通身蓮花莖
晝夜香風吹入眉眉間毛孔皆諸佛佛是
何人我亦誰我無我故同諸佛君欲起念
黑雲生埃塵面面飛蓬孛仙人外道及邪
魔總入珠體非外物魔王持刀欲斬水水
不成痕月不動春秋夏月及冬季時時不
出心空界地獄天堂翻覆為或為牛馬或
猪狗或作人天或作祖俱在心相中來往
六根晝夜光湛然淨潔無為若滿月囑付
癡愚莫動著動著好與三十棒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從金剛齊覓
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依何住

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菩薩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拈金剛齊菩薩太煞逗漏既如是而住怎麼又被魔王覷破妙喜老人云一千年隨從底又是甚麼箇吞個棗若依徑山斷總之不然既不見金剛齊隨從一千年作麼既有可隨從者忽有可見者豈非二金剛齊也且要問伊二人那裏過日

頌妙喜老人下一語大似箇吞個棗塞北春寒凍馬蹄江南地暖先青草有住無住且放過朝夕隨從底事好金剛齊還知道楊花粘地一些些袖裏風光都靠倒

臺山婆子

拈臺山路上少這婆子不得自從趙州勘破後直至於今草漫漫地東倒西搖

頌臺山婆臺山婆死去十分沒奈何開眼

受人穿鼻孔惡人自有惡人魔

大隨和尚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個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拈還知麼大隨和尚拈草鞋蓋覆烏龜不是好心這僧無語口似碌盤

頌皮裹骨骨裹皮草鞋拈得覆烏龜風吹

日炙渾無事不怕人來問著渠

馮山問香巖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

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

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

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

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晝餅不可

充饑屢乞馮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

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

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馮山

直過南陽觀忠國師遺蹟遂翹止焉一日芟

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

沐浴焚香遙禮馮山讚曰和尚大慈恩逾父

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

曰一擊忘所知墮落深坑裏更不假修持秤鎚鐵打的

動容揚古路切莫錯認著不墮悄然機猶是第二義處

處無踪跡只道得一半聲色外威儀無人識得渠諸方

達道者冬瓜茄子不生耳躲咸言上上機少賣弄馮山聞

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山不肯師又呈頌

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

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曰如來禪許

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

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馮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

拈仰山逼師弟落水香巖一命償一命若不著無底靴怎解入龍宮

頌無事長林掃地來蒼烟擊竹頂門開馮

山今日分明道五月霜花照石苔

臨濟三頓棒

拈三度問話三度被打總之毒根深種不知痛癢若無大愚點破何處見有臨濟兒孫橫行天下

頌尊宿當年心太孤生機斷送入紅爐尿

牀鬼子如何道肋下還拳有大愚

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曰睜目不見

底曰飲者如何峰曰不從口入其僧舉似趙

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卻問

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
死後雪峰聞得自此三年不答話

拈雪峰老老大未免隨人起倒趙州若
無這僧何處得見雪峰雙髻今日將二老
縛作一束拋在春風堆裏任他花開花落

魚六

十

還有人與二老雪屈者麼

頌五里一箇亭十里一箇舖方便有多岐
出門不認貨雪峰老何處討烟波江上釣
魚舟夾岸荻花秋正好殘更不必著精神
伸脚莫愁天地杳

百丈再叅

拈父子互換縱奪可觀冷眼看來總是白
地上弄精魂

復拈馬祖一喝坐斷諸佛頂額何人敢向
此說是大機大用尚未識馬祖這一喝在

百丈自得三日耳聾猶是指踪迷跡之象

豈但三日耳聾爲然哉頌三日耳聾也大
竒業風揭塞觸髓泥而今鼓弄唇皮者能
得幾人像阿師何以故此處無銀三十兩

吐

頌馬祖一喝重須彌不落空山萬級梯未
有祖師先有喝却聾百丈不聾妻宗風高
起飛龍象狐隊沉淪弄鼓擊何似青天揮
霹靂藥山一笑與君齊

魚六

十一

洛浦到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
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
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
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囟囟雲月是同溪山
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
舌人解語師侍思山便打因茲服膺

拈笑殺人將謂洛浦有多少奇特到此未免被人薦面咒殺活得來幾時也

頌鐵鷄高翔極盡空了無江海別相通苦哉忽地天崩倒合殺從教飛活龍

瑯琊覺和尚問舉和尚近離甚處舉曰兩浙

曰船來陸來曰船來曰船在甚處曰步下曰

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舉以座具撼一撼

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便拂袖而出瑯琊問

侍者此是甚麼人曰舉上座瑯琊遂下旦過

問莫是舉上座麼莫怪適來相觸忤舉便喝

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曰某時到舉曰我在

浙江早聞汝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

寰宇瑯琊遂作禮曰慧覺罪過

拈拳來脚去此是衲僧家本分鉗鎚若將

破提籃盛水救火非惟不能息其燄笑殺

傍觀者三十年後有人說破

頌黑霧紛紛潑面來手持王笏歎悠哉電

光影裏穿針眼線脚重重挑不開

僧叅法眼文益和尚立次師指簾時有僧同

去捲師曰一得一失

頌牛角撐撐虎角垂十分顏色著春枝可

憐拽角攀枝者闔地一交雙鬢泥

南岳芭蕉庵谷泉禪師與慈明遇一毒龍湫

捉明衣同浴明掣肘徑去師解衣跳入霹靂

隨至腥風吹雨明蹲草中須臾晴霽師引頸

出波間曰因

魚六

十二

拈谷泉作風作顛毒龍不敢動其一毫毛

慈明老老大大猶有這個在

頌谷泉或殺作風顛一撥龍湫浪拈天雷

雨至今如不息慈明抱死草中眠

普化和尚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
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
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
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
齋

拈普化和尚恁般作怪被臨濟鼻孔一捏
酸去十分若無大悲院躲得過何處見有

普化

頌大悲院裏有齋喫普化親曾赴此回茶

熟飯香人正餓放開窮漢肚皮來

高峰大師隨侍雪巖欽和尚赴天寧中間因
被詰問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答云作得主
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答云作得主又問正
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到
這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和尚卻囑云

十六

十三

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
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覺來却抖
擻精神我遮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
立命雖信得極遵守此語奈資質遲鈍轉見
難明遂有龍鬚之行即自誓云擦一生做個

癡漢定要見遮一著子明白經及五載一
日寓庵宿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推枕
子墮地作聲驚然打破疑團如在網羅中跳
出追憶日前所疑佛祖諸訛公案古今差別
因緣恰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
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自此安邦定國
天下太平一念無爲十方坐斷

拈賊不打貧兒家高峰到此趕得主人公
飛走通身冷汗不知遺下甚麼地方向枕
子邊打破家私至今主人公影也不見

頌一捺捺倒扒不起渾身沒在爛泥裏
然梳子笑呵呵啾啾瓔珞粥的不是你

巖頭歲禪師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
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

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
一孩兒來乃曰呈梳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

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
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拈這婆子雙髻若是巖頭和這婆子送向
水中令他母子聚頭無離骨肉

頌不消這個意如何賣弄家私臭老婆惡
浪千層捲殘月萬山愁斷白雲多

百丈卷席

拈百丈出捲席寬有家債有主不必論量

野鴨子向何處安頓

五六

十四

頌沒意味的老古錐惡聲早已播今時卷
却席漫狐疑不是箇中人不知

玄沙和尚道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
不交參句句無前後

頌打破鼓撞破鐘玄沙佛法信難通江山
如畫杳然立流水一條道不同

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

頌孰言春色無高下藍者是藍青者青試
問禪流高著眼莫將犬吠作驢鳴

南泉斬猫

拈南泉斬猫兒拋磚引玉誰知兩堂都是
個飯袋子可惜許

頌刀下猫兒何俊哉腥風千古動人哀這
些面目儼然在我亦幾番呼喚回

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話示之州乃脫草鞋安

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

拈咄是何言歟頂草鞋出去大似西施戴
箬帽

頌趙州婁徒狗酒酉無端頂却草鞋走直

饒三搭不回頭未免早落他人手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

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

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

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

遂遣出燒卻庵

拈冷地看來這婆子也不唧喞何待遣出

這僧方燒却且道雙髻意落在甚麼處具

眼者辨看

復拈古人云無奈船何打破岸斗愚謂古

人之言針對針不差一些些深得婆子燒

庵之旨可謂一個鼻孔出氣今有杜撰長

老云無奈船何打破岸斗此乃黃金增色

耳吾不知此人作何見解便容易放出熏

人非惟不識燒菴打破岸斗之意兼之文

理不通見地不亮臨命終時寧不道個歷

歷分明悲哉真杜撰長老也且婆子二十

年供養得個俗漢這僧有枯木倚寒巖三

冬無煖氣之語婆子徵其道眼不明謂之

俗漢豈黃金增色爲然哉若婆子將二十

年茶飯供養一狗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

何狗子搖頭顛尾却較些子

頌正恁麼時會也麼漫勞更問我如何比

來一樣娘生內徹底風流不較多

頌茅堂俗漢一堆燒冷地烘烘好插蕉干

古語訛都坐斷春風送雨夾花飄

有僧問報國照禪師祖佛塔廟為甚麼却被
雷霹師曰通天作用為甚麼却霹佛祖曰作
用處何處見有佛曰爭奈狼籍何曰見甚麼
拈不霹祖佛更教伊霹阿那個擻

頌驀地青天霹霹來葛藤粉碎塔門開家

私未許庸人薦佛塔沉沉空劫灰

舍利弗默然天女不肯維摩默然諸大菩薩

讚嘆

頌生意各別共街走養家一般破苕帚籬

空籃空愁殺人茆店板橋啼鷄狗

妙喜竹篋子話

頌好笑徑山竹篋脫苕帚柄相似刺著罔

明鼻孔女子從定而起

韓文公參大顛

拈大顛和尚賊過後張弓活埋他俗人雖

然如是祇救得一半

頌夜深賊被狗子咬墻洞慌忙補得好補

不好長安幾箇知天曉

魯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

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

半箇他甚麼驢年去

拈魯祖面壁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

射

頌從來個事只尋常好肉何須剝作瘡久

坐自然腰折了清茶一盞濕枯腸

風動幡動六祖曰仁者心動

拈六祖在黃梅得些子氣息向這裏便亂

撒也只是箇賣柴翁

頌風動幡動元無過不動風幡更甚麼堪

笑新州盧行者生枝節外便請訛

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
暗嗟噓返憶古人樹下居

頌枯柳殘暘雪片輕草堂墜落兩三楹板
門久不闕風月趙老胡蘆挂不成

莫將尚書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
向好處提撕適如側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
有省即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
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原在鼻大頭南
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
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拈莫尚書向鼻尖頭摸得些臭氣便揚出
熏人南堂老漢好與三十棒何故養子不
教父之過

頌摸得黃金特地愁支離縱好漫風流當
時若作今時用截斷尚書鼻尖頭

梁山遠禪師上堂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
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這是麼岐曰湖南
長老

拈要會三脚驢子落處須向驢胎馬腹裏
走一遍來見楊岐也不難不然饒你扯得
葛藤萬丈長出不得楊岐佛在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

頌東風花暖色依依在處牆頭蝴蝶飛籠
婦不聞天子勅太平晝夜不闕扉

靈雲見桃花豁然大悟偈曰三十年來尋劍
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
如今更不疑

拈靈雲行脚三十年不知踏破幾許草鞋
若無桃花刺破眼睛更走三十年未是苦

在

頌遍界桃花歷亂開遊蜂香醉落紅腮如
何獨許靈雲見咄咄時人快道來

磨穿鞋底路悽悽一見桃花雙脚泥無限
風流只這是樹頭賺殺杜鵑啼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
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藏
其僧乃來問師師曰汝何不問和尚僧曰和
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
為汝說得問取海兄去僧又去問海百丈和
尚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
曰藏頭白海頭黑

拈這僧非惟眼瞎亦復耳聾

頌簷前風過白雲斜幾度笙歌意轉賒犬

吠夜深途路客為貪花柳未歸家

魚六

十九

花塢春風滿袖香紅紅白白兩相當那堪

更有多情者麥笛一聲過野塘

興化獎禪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
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
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
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
院

拈賊是小人智過君子興化脚跟被克賓
掀起半空過一小劫方得著地克賓古佛
其心安如海會麼賣盡衣單終不赤膊好
則好矣美則盡美生鐵椽子只不得喫飯
頌昨日喫飯今日饑得便宜處失便宜爛
泥上登不得力劈面西風打活羅

德山托鉢

拈密啓其意壁上貼門神低頭歸方丈慚
惶殺人果與尋常不同毫釐有差天地懸
隔也祇得三年活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豈
受人塗汚咄咄

頌出門不利情不賒相逢都是生冤家歸

去罷較些些亂啼春鳥落藤花

丹霞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
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
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
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拈院主便恁麼道因甚眉鬚墮落具眼者
試說看

頌中堂虎坐面門穿慧宇星飛入子年掩
室春風家裏過不知花落草芊芊

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

拈臨濟和尚提唱空王佛向上一著可謂
構村迭店暗裏書符忽遇無舌人他喝不
得又作麼生賓主俱隱照用俱瞎佛法無
靈驗

頌桃李花開三月天滿園青白潑人寒枝

頭春倦吹微細砌地殘紅不耐看

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

拈人人盡道臨濟和尚是個白拈賊到這
裏話不虛傳咄其言不當

頌春曉黃鸝叫翠微遊人陌上踏歌歸紙

錢縷縷堆寒食遍野青_六種古墓暉_{二十}

佛照燒木佛有舍利天然燒木佛無舍利

拈我也道

頌丹霞佛照一坑埋誰向爐邊拾死柴千

古路亭寒索索逼人舍利滿青鞋

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
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
崔灝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
閒題取一篇好

拈可惜一座黃鶴樓被長沙和尚埋沒殺

千佛名經裏許喚作註解得麼癡人面前

勿得說夢

頌塞鴈一聲喉舌冷悽悽蘆笛月明中荒

塘踪跡無漁火徒有秋烟拂暗風

僧問洞山初和尚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山

云柳標木拄杖見後如何山云竇八布衫

拈洞山和尚大似不唧喙將別家拄杖布

衫作自己物與他人若是個皮下有血的

衲僧拄杖布衫一時安置竇八郎赤條條

過日豈不悲哉

頌竇八布衫不禦寒七穿八穴破闌殘自
從一見祖師後燈盞茶瓶盡入官

僧問初和尚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山云寒山
不語拾得笑

拈屈哉苦哉這兩個風顛漢自由自在自

喜自悲與他諸佛影無交涉扯來填溝塞

壑有屈無叫處

頌寒山不語拾得笑靨面與君說破了花

落首深春雨時曹兵敗走華容道

僧問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拈洞山定盤星也不識向秤鎚上辨斤兩

頌如何是佛麻三斤搓得一條釣桶繩枯

草井邊風雨爛年深日久變成精

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筍去

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

去

拈夜眠侵曉起更有不眠人婆子一掌趙
州猶如啞子喫黃瓜雖然這婆子也是看
孔著楔未是好手

頌趙州慣使上頭關活脫齒牙若劔山今

日偶逢花面虎雖無傷命血潺潺這一掌

那一掌竹林深處倦將還相逢狹路難回

避唱個山歌也當閒

黃檗運禪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

人提起坐具打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

犬甚惡僧云尋羴羊聲來師曰羴羊無聲到

汝尋僧云尋羴羊跡來師曰羴羊無跡到汝

尋僧云尋羴羊蹤來師曰羴羊無蹤到汝尋

僧云與麼則死羴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

曰昨尋羴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

魚六

主

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

是本色衲僧元來是義學沙門便打趂出

拈黃檗幸是作家何不當時便打趂出須

待明日且道黃檗意作麼生這僧既會尋

羴羊蹤跡來又不曾黃檗休去非惟義學

沙門還是脫空奴子

頌要覓羴羊蹤跡無村農鑿罷晚來沽滿

林寒鵲爭枝聚風送餘音不當鳥

仰山隨瀉山游山到盤陀石上坐師侍立次

忽鷄銜一红柿落在面前瀉拾與師師接得

魚六

二十三

洗了度與瀉瀉曰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

尚道德所感瀉曰汝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

師

拈你看瀉山父子譚禪盡是平實語言著

著不離红柿一枚何似大地衆生性命不

出瀉山父子舌尖上吞吐鷄子供養序品

第一可謂佛法人情事事皆到

頌瀉山倦坐興偏賒飛箇鷄兒也作家何

處啣來红柿子瀉山父子當盃茶

仰山一日有梵僧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

僧云西天師曰幾時離彼僧云今早師曰何

太遲生僧云遊山玩水師曰神通遊戲即不

無佛法須還老僧始得僧云特來東土禮文

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

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拈這胡僧不識是誰家之子往返得恁麼

快便仰山小釋迦梵僧口邊得名一時佛

法隆盛若依語風斷小釋迦不合受伊梵

書貝多葉既受應當與梵僧三十拄杖何

故世無不答之禮文殊晒之

頌飛來一錫禮文殊遊戲雲烟作便與風

細細雨疎疎仰山古佛一茅廬道人錯落

天中月不合收他一梵書

瑞州九峰道虔禪師福州人也嘗為石霜侍

者洎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

明得先師意始可首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

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

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

餘即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首座曰這箇

祇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

首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若

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裝香香烟未斷座

已脫去師拊其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

意未夢見在

拈若論九峰道殺泰首座理合喫二十棒

首座未會先師意惑亂大衆三十拄杖一杖較不得泰首座脫去如此迅速果然難得無奈達磨大師先曾說破不論禪定解脫惟論見性成佛今泰首座錯解石霜之語單修枯定一色邊作活計若當時九峰拊背迸出活眼曰先師意寧管九峰滿面慚惶容身無地如紙衣道者見曹山云莫是紙衣道者麼者諾山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事悉皆如山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進前三步脫去山曰祇解任麼去不解恁麼來者即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山曰不借借者脫去這箇纔是語風今日與首座代一語九峰若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便與劈香一棒

第六

二十五

須白練千尋孰可攀影無顏色似人間苦哉錯會先師意脫去妨他路轉頑九峰老語忒辣祖庭氣岸從來惡把住須彌不放行更添脚下千斤索

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鹽官聞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拈大梅猶自可鹽官苦殺人三箇也有

頌答處虛虛江上風一枝搖落荻花叢漁舸輕放瀟湘月那得魚龍入網中故使傍觀發一笑雙雙驚起宿沙鴻

雲門匡真禪師到江州有陳尚書請齋纔見便問儒書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

麼生是教意書曰口欲譚而辭喪意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譚而辭喪爲對有言意欲緣而慮忘爲對忘想作麼生是教意尚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

拈這俗漢草賊大敗不知觸忤多少阿師來今日赤眼撞著火柴頭撈得上天無路入地無謀渾身放倒方知禪和子利害古今白衣說法頗多難問者不少陳尚書可謂法門榜樣
頌紙糊面孔黑漆心撞著銅頭鐵眼禽活

魚六

二六

捉生擒死去也放渠殘命度荒林雲門老
千古萬古何處討鋒銜雷電秋空曉霹碎
巖前爛草窠這回在浪殘聲香分付妻孥
莫亂道江湖自有肝膽人捏死狐狼血牙
爪

僧問趙州和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頌趙州狗子無佛性太上老君急急令張
三燒却兩莖眉焦爛古墳丞相病

藥山令供養主抄化甘贊行者問甚處來曰
藥山來甘曰來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
麼曰行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錠意山中
有人此物却回無人即休主便歸納疏藥山
問曰子歸何速主曰問佛法相當得銀兩錠
山令舉其語主舉已山曰速送還他子著賊
了也主便送還甘曰由來有人遂添銀施之

拈古人道一句合頭語千載繫驢極行者

到這裏被化主一合合倒轉身不得兩錠

金填溝塞壑化主却在困頭上捧金便走

若無藥山相救至今尚在困夢中

頌石中有水水中火燒殺禪人一張嘴忙

至堂前舉向渠累他辛苦多來去

魚六

三七

秦時鑿鑿鑽

頌秦時鑿鑿鑽隔墻野鬼喚芻狗吠茅叢

但聽取一半

雪嶠禪師語錄卷第六

音釋

筑之六切音竹以竹曲為五絃之樂也 巖平秘切音備巨龍巖巖首冠靈山力

貌寫巖切音 蹲徂尊切音 頤桑才切音

籟郎丁切音靈與矜同矜羊似羊而大角有圓統感文夜則懸角木上以防患